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代 刊 王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圯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願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獄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錢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

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樞視昔若
增左布政使其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
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
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
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
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
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
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
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
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

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
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聖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
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
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
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
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
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為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為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已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為近求仁以學顏

子為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錢宗伯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為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此云層々折入水流丸之然地而止於甌更久之最濁也

意冠云先生著作二冊有存去予得大家事一冊頗可通行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為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創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下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

及移後世至堅王
貢而整純傳奉朕
化東

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没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為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

歸到風教之端方有
因念前路許多曲折
生以結穴

小題大做聲滿天
地諸記中此為第一
前中叙事處字密
綴後更烟波萬世
五

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為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埂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已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為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

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畧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此云程朱之理歐曾之文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

此云寓諷

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柳之間其
避湖柳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
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
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
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
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
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
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歛之繁外有蠻■之事
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
述常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

讀此可悟文存用意
三修書以文柱意
看餘于題外

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
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
為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
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
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
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
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為姦利吳民父子兄
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
變吳民必不敢為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
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此云曲盡又云仁義之
人其言福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侍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

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顯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齋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

白以爲當得良山奉
作自以爲當得王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郵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芟。而忍芟夷。

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寔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此文參用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

首記倉之因革源委

中記彭侯與造之功

意庭云此春秋之筆但直書其事而見其義

意庭云此為用意都立言外其仁在之言也
未段議論

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為發歛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荆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為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困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為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蕞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決

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窳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郵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為縣清廉勤敏於造事即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此云記新倉而著意立濟農舊制文因省本未係裁應尔也均至詳略得宜婉曲直互用而不至能先生歎歎之

張云俯仰揖讓有
李習之歐陽永叔
之德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
五年為綏州雒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
興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常為吳
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
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
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
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
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
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

史記文
作三層感慨

人但知書以文章史記
但見有感慨便謂學
史記不知書以文章
在去理相疊而相敲
分明此其所以為真史也
此意不特清書以文者
亦即清史記者亦必
盡如此也

此云規模宏遠議論詳
賡律法慈密班孟堅而
下惟曾子固能之他
文疎蕩如李廣之軍行
無行但此為務嚴必程
不識之軍必正却曲要
各有攻對之法但隨
境出之耳

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
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
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
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
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
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土鹵簿用大駕
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
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

制獨置太僕寺於除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顯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為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己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為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

火鐵曰烙莊子馬蹄
前燒之別之刺之雜之
蘇軾詩乾牧馬圖詩
鞭箠刺灼傷天全文
同中馬詩鐵烙置裏
成寂如

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

印即火印烙也
用趙充國屯田議
休

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毀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鑿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

漢書百官表
 去僕下邊郡六牧
 師荒令各三丞
 劉唐楚傳重馬傷
 耗武備衰減

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灾流行。大江南北。河海
 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
 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苑。
 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
 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
 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
 寓農。何以復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
 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
 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
 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

密而任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况茲廨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祇承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張云典寶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為溷。溷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余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為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持

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茲，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詳叙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為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喝不可登也。余曰：為禱雨來，畏喝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

以上兩段說靈應處
左虛

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鑿
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
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
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
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
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
望。萬眾懽呼。以為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
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
變黓。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余改官欲去。
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輩與胡靴。

此段說靈應處是
實生猶實志

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巧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
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
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
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
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
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拮拾
以為罪。見人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
胸。明日瘍發於背。死矣。余欲為勒石於廟。會行不果。
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
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

叙及此事轉覺胸
次之溢先生有知必
不以金言為謬也

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方云此由虛而實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歛。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閣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始

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甥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恠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此云有根據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春、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

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

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

分四六画

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
浦又東為同丘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為
塘為漚為涇為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
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
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
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
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
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奔注於其
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逆而出以入於海若
以人力溝防䟽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為患

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
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
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
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
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菱蒲葭蕩生其中
下流入海之踰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
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
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
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
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

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為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為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勛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必云記一柳之浚河而水之利害盡見以胸有成竹故言之鑿之乃尔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遠之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選調長興主簿，為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為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為祭田，使

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為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深而峻馬遷之筆也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為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戶，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行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

大雨如注。賊子顛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卧。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伴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方云公極得靈之作用。筆高。簡直。通龍門。又云似李守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後學頴川郝毓嶽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為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闕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陞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覩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贖其直。安亭俗，皆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遺囑不自得者，終默。

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

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方云一味頑朴。又云愈後愈慈。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齟齬。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

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蓋。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墜。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

止
王改

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
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為撤而新之其
左蓋吾大父為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
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
生而二公更為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
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
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
先君喜郵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

室先君為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
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賓禮賢
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
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
已成而為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
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
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
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

從司馬子長引
去陶子勢如破竹

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眄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憊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

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此云通篇抄寫。抱菴名一。以便。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間。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

此云亦無甚奇處以
讀之便想見先生
高躅

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為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子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為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堵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

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
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
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
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樗枿天以爲賢矧
輒戀甕天以爲妍跡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
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間遺
書在箚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
海之邊重趺來哭涕淚潏潏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
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

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
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
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
鴉。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子。以。爲。社。豈
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
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跌。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
清。泌東望大海之蕩。瀟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
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項春軒志

項春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
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
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
闢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
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

史漢叙事到繁碎
要上面必有一提此
文中何隨未隨起
提筆也

意危曰此篇法軒
要文路末是一事志
用中人真然又是三
事而事錯雜叙未
頭緒似於細按之字
然亦宜應尔其方
文妙境也

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
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
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
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
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
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子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
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
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

此下若直接吾妻未
序一段便排比不成文
字且家事瑣屑悉
數字了期夫間此
段是文家影續前
合妙之丑月初
七夜曾与亡友葛編

初言時將入禮閣
自循初而外同寓者
莫不憎余之多言
也猶初名是秦秀水人
王

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
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此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
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
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
厨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軒比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春生曰蜀清守
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
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
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

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埴井之蛙何異余既為
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
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
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
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于前
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
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以云零碎叙述自有回架

秦國公石記

宋大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
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

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繫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誅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皆史記衛霍傳中
修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閭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鬚髮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驟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圯，復加完葺。

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

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
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
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
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
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
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
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
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
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

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
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
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
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徼江
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
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
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
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
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

居官如此求之古
人亦少

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此云跌宕。又云必累九成。方云此擬格。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敝。法未為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

袁十六年盟澳梁公
羊信君若教員流也

駱華用出下半篇
所謂舟行若窮也
又無際也

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聞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扶摘無有也。而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此云以無用為用瑞二深切而又境絕佳又云中有經濟之學而氣韵生動必行雲流水不可捉搦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為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
 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
 得事實劊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
 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貧
 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
 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
 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
 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
 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抄忽俎豆
 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

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易薦新之品者而
 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
 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
 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
 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
 則富貴而相讓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司母而化
 為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
 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
 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
 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

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為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為譜者也。

方云氣息深厚

震川先生集卷一

七



